

28 DAYS

[韩] 丁柚井 著  
千日 译

# 28天



一部令全亚洲为之动容的灾难史诗  
韩国五大媒体盛赞：“越读越难过，越难过越不愿意将它放下！”

**当瘟疫成为一面镜子，灵魂自会寻找方向**

声势力压村上春树《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2个月销量突破30万册  
每50个韩国人就有一人读过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 28 天

28 DAYS

[韩] 丁袖井 著  
千日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8 天 / (韩) 丁柚井 著; 千日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60-7765-1

I. ①2… II. ①丁… ②千…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4034 号

28

© 2013 by You-jeong Jeong (丁柚井)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EunHaeng NaMu Publishing C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Seoul and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New York through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千太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4885 号

28 天 (28 TIAN)

作 者: [韩] 丁柚井

译 者: 千 日

产品经理: 刘晓立

责任编辑: 王莉莉 刘晓立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开 本: 63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6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765-1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123





当前进没有了意义，也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才算达到自己的顶点。

——马克·罗兰德



有时我会幻想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类存在的世界。一个所有的生命体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的世界。

但是，那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如果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的话，那么我绝对不会去那个地方。



对待动物残忍的人，对待人也必不会仁慈。

——叔本华

## 凡是活着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马克·罗兰德的作品《动物像我们一样 (*Animals Like Us*)》是这样定义平等一词的：不会根据道德和无关的特性进行差别对待。而后，他又问：“物种的区别可以成为差别对待人类和动物的正当理由吗？”

经过长久的流传，对动物的工具理性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若是没有那个因口蹄疫导致数百万猪牛被活埋的“恐怖冬天”，说不定我永远都不会认真思考他的提问。

我写下本书的摘要是在初次看到活埋家猪视频的夜晚。那个刮着寒风的夜晚，掉进深坑里的数百只猪察觉到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为了活命而跳窜惊叫。据说，它们被活埋的声音直到第二天清晨都能在地面上听到。当时，我的心情非常低落。我感到伤心、羞愧、害怕。那些家猪的悲鸣和惊叫久久在我的耳边回荡。每当面对不好的真相时，被唤醒的良心——这个守望者——会不停地在我耳边呢喃：我们会遭天谴的。我放弃睡觉的打算，坐到书桌旁，摊开了记事本。

“如果不是猪牛，而是伴侣动物，例如狗与人之间发生比口蹄疫更致命的人畜共患病，将会发生何种事情呢？”

人类会不会像对待家畜那样对伴侣动物伸出屠刀呢？我的回答是：是。作为肉食者、生态系最顶端的捕食者及支配它们生活和命运的喜怒无常的暴君，有充分的可能性做出这样的举动。毕竟人命是第一位的。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要相信，应该存在拥有与我不同思想的人，会为了守护人类以外的生命而努力。这个故事正是始于这一点。因此，大家也



可以将这部小说看作是讲述了“对人类的希望”的故事。我们的自私让许多动物无辜惨死，我们亏欠它们很多。这也是这部小说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

拟定初稿并没有让我花费太长时间，几乎称得上是一口气完成的。若是以这种状态，我甚至觉得马上能够完成整篇小说。我很感慨，认为自己终于让缪斯附体了一把。然而，当开始修正内容的时候，我却突然变得意志消沉起来。我的脑袋一片空白，甚至好几个月连一行字都写不出来。我明明知道有些不对劲，但就是找不出来。有时候，连干坐在书桌旁都很难办到。于是，我只好打包行李，来到智异山的某个庵堂。直到一个人静下心来，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事实上，出现在我身上的问题很单纯、很本质，即“我想要讲述的是什么”。最终，我将原本着重“致命的病毒”的初稿扔到一边，开始以当初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希望”为中心重新撰写。

记得摄影师星野道夫的著作《阿拉斯加，光与风》中有一段描述阿拉斯加印第安人猎鲸的场面。他们会在捕捉鲸鱼之后，割下其血肉，一边喊着“明年再过来吧”，一边将下颌骨归还给大海。据说，这样的风俗来源于他们相信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甚至是水和风也拥有灵魂，而且还会监视人类的世界观，并且对供自己吃住的大自然怀有敬畏心。事实上，我们同样是大自然造出来的偶然产物，因此，理应与之维持相濡以沫、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今，我也只是希望在剩下的日子里，自己不要轻易忘记这一点……

2013年6月，韩国光州

丁拙井



自序

凡是活着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物种的区别可以成为差别对待人类和动物的正当理由吗？

序幕

001 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

他终于还是活下来了吗？不，在他残破的身体里，又有新的敌人正在与他自己进行着殊死搏斗。

第一章

009 他们来了

在零孤看来，脱离人类等同于放弃这个世界，同时还意味着以后要过上流浪狗的生活。零孤反复问自己：死亡与流浪，哪一个更可怕？

第二章

073 梦想之地

倘若这一点得到证实，在炯很难想象会有多少狗被人类屠杀，正如当年口蹄疫泛滥的时候，数百万的猪牛被说杀就杀，哪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第三章

143 孤岛华阳

这已经不单是 29 万华阳市民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乎全国 5000 万生命的“战争”。

#### 第四章

### 203 一切都在崩溃 1

这就是生存所具有的暴力性和悲哀。之所以会爱自己、爱别人、爱其他生命，也许是出于其悲哀的本性。因为相互照顾可以减少悲伤，同时在相互照顾的过程中，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不会舍弃或伤害对方。

#### 第五章

### 261 一切都在崩溃 2

“零孤，能不能就这么算了？”然而，在炯知道，除非亲口咬断韩奇骏的喉咙，否则它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他相信，若自己是零孤，说不定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 第六章

### 313 南部封锁线

“让我们活着！”原本死去的城市心脏再次跳动起来，在炯似乎听到了被活埋于地下的狗群此刻也发出了震天的嗥叫声。

#### 尾 声

### 343 到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

也许，要过很久，真相才会水落石出，但外面的人未必会相信这样的离奇事件，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他们的内心好过一点儿。

序幕

# 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

A decorative corner element with floral motifs and a dotted lin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他终于还是活下来了吗？

不，在他残破的身体里，

又有新的敌人正在与他自己进行着殊死搏斗。

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被誉为“地球上最后的伟大比赛”。在印第安阿萨帕斯卡语中，“艾迪塔罗德”意味着“长途”。每年三月份的第一周，狗队都会从美国安克雷奇出发，沿途经过斯昆特纳、五指湖、白山等27个地区，最终抵达位于白令海沿岸的诺姆，总赛程长达1600多公里。

白令海消失的那一瞬间，白色的“黑暗”霎时充斥了视野。狂风暴雪，如同群魔乱舞，暗无天日，似末世降临。脾气暴躁的北极魔女——极地大暴风雪在此刻开始扫荡人间，冰原已然变成了它肆意凌虐的战场。在炯只能痛苦而又无助地闭上双眼，心中暗暗祈求自己能在其愤怒中苟活下来。

其实这一切都只能怪他不小心，在颠簸的雪橇上竟然打起了瞌睡，然后又很不巧地被甩了下来，最倒霉的是他竟然后脑勺先着地，于是结结实实地摔晕了过去。

在炯孤零零地瘫坐在荒野里，感叹着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无常，突然又想起那些抛下主人、撒腿跑掉的狗崽子，禁不住满腔忿忿，怒意顿起。在艾迪塔罗德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雪橇犬队抛弃主人的事情并不常见，但是如果这种糗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并不至于过分大惊小怪——因为如果不分昼夜地在雪原上飞速疾驰，种种艰难困苦和突发情况就都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而被甩下、被抛弃、被摔晕等遭遇，应该都算是很“正常”的情况。只不过在炯的处境要更倒霉一些，因为极地大暴风雪的突然出现不管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这片浓密的冰雾里，魔女会阻断一切视线，摧毁一切不够强大的事物，救援

人员几乎不可能及时赶到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只能依靠在炯自己。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在驾着雪橇车“虚察”，一边念叨着与怒坤师傅一起待在后援车辆里的玛雅，一边沿着白令海岸向诺姆地区的靠海公路狂奔，不料眨眼便沦为只能苦等救援的遇难者。在炯不禁感叹自己实在是太不幸了。

玛雅是一条出色的雪橇犬，正是它让在炯从一个懵懂的“艾迪塔罗德幼童”成长为真正的“比赛选手”。从在炯小时候开始，玛雅就是在炯最亲密的搭档和伙伴，同时也是虚察队16只雪橇狗仔的妈妈和奶奶。在过去的几年，玛雅作为雪橇狗队的领头犬，一直与在炯一起驰骋在北美雪原上，尽管现在它已经年老体衰，无法继续长途奔跑。但在炯始终割舍不下这份珍藏多年的感情。他从来都不曾忘记，是谁教会了自己用眼神和狗交流，是谁让自己一步一步地慢慢长大，又是谁帮助自己屡屡在冰原上逢凶化吉甚至起死回生。如果这次能够安全抵达诺姆，在炯一定会最先向玛雅奔去，像孩童拥抱母亲那样，紧紧地抱住“她”。

“玛雅，你的孩子们回来了。”

一阵美梦之后，在炯拍了拍脑袋，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毕竟现在情况紧急，黄粱美梦此刻万万做不得。这时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偏离了白令海区域，根据手表上的指南针判断，如果不出意外，这里应该是育空河北面的某个地方。在炯知道现在必须尽快做出抉择：要么等待雪橇狗队能够及时回来找到自己，要么就穿过这片白色天幕寻找生路。不过在他看来，无论选择哪一步，生存下来的希望似乎都很渺茫。他觉得等待雪橇狗队自行折回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因为雪橇狗从出生之日开始，便只接受一种训练，那就是——向前，向前，不停地奔跑。它们几乎不可能掉头返回。然而仅凭自己的双脚就想走出这片遮天白幕，可能性也许还要更低一些。

在炯努力让自己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已然冻得发麻的双腿，不经意间却摸到一条绳子紧紧系在腰间。这是什么情况？在炯拍了拍脑袋，竟然不记得什么时候往腰带上绑过绳子。他又仔细想了想，也许是在途中困顿的时候，为了避免从颠簸的雪橇上摔下来，自己下意识地用绳子把雪橇的手把和自己的腰带系在一起。在炯心中一亮，满怀希望地用力扯了扯绳子，绳子立刻绷紧了。在炯顿时喜出望外，这意味着雪橇很有可能就停在前方白色冰雾里的某个地方，同时那些刚才还被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的雪橇狗也许并没有跑掉，只不过是出于天气原因，无法看到它

们而已。如果不是这样，他的下场绝对是被雪橇拖着满雪地跑，直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而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倘若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时，第一反应或许是带着劫后余生的兴奋，大呼小叫地奔向雪橇，但在炯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静静地待在原地，不发出一点儿声响。这么多年的雪原经历锻炼出来的直觉告诉他，一定是有什么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雪橇车为什么突然会停下来？雪橇车的周围又为什么会如此安静？

此刻，目光所及之处仍旧只是一片苍茫，想要凭借双眼寻找答案，显然没有用。在炯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悄悄地将手伸进防寒服的衣兜里，慢慢地摸出一把多功能救生刀和半块巧克力。接着，他又解开上衣的衣襟，掏出挂在脖子上的哨子。这种哨子能够吹出一种可以轻易地被狗的耳朵捕捉到的高频声波，不过，人类的耳朵是无法听到这种声波的。这只哨子是曾经的阿萨帕斯卡族雪橇队顶尖高手，也就是他现在的师傅怒坤送给自己的拜师礼。通过这只哨子，在炯能够呼叫“二代”领头雪橇狗虎克，希望在声音传播的有效范围内还可以与它进行简单的“对话”。在炯用近乎冻僵的嘴唇咬住哨子，先是吹出一道长哨，紧接着又吹出两道短哨，意思是询问虎克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马上，前方就传来几声缓慢而低沉的犬吠。在炯知道，这是虎克警戒时发出的声音，意味着前方有一种让它倍感忌惮的事物存在。然而，不等在炯做出回应，一阵充满野性的嗥叫声骤然从冰雾深处传来。那种阴森恐怖的叫声传入在炯的耳朵，竟让他感到一阵毛骨悚然。而更让在炯紧张不已的是，这道声音尚未落下，又有八道嗥叫声陆续从八个不同的方向响起。他可以确定，这些嗥叫声按照顺时针排列，井然有序，遥相呼应，显然是遇到了前所未见的敌手。以第一声吼叫为中心，隐约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在炯和雪橇狗队正处于包围圈中。此时，狗群里也是一阵骚动，雪橇狗陆续发出威胁敌人的低吼声。在炯暗道“糟糕”，突然想起了一种可怕的生物，这种极富组织性和威慑力的嗥叫表明，他遇到的应该是有“雪原刺客”之称的灰狼群。此刻，在炯终于明白虎克为什么在自己摔下“虚察”后停止了奔跑，想必之前那段非同寻常的诡异寂静，也是虎克在安抚狗群之后率领它们与狼群形成了对峙局面。

短暂斟酌一番，在炯发觉现在的局面很被动，惶恐不安的情绪渐渐滋生，令他一阵心烦意乱。敌人是一群老练而又可怕的“猎人”，而自

己则更像是被它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猎物，稍有不慎就会命丧狼口。要知道，灰狼有着不亚于雪橇狗的奔跑速度和团队意识，以及更为凶残的性格和强大的攻击力。目前又是灰狼搜寻食物的荒季，可能已经饿了很久的它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已经送到嘴边的猎物。而在炯这边的情况明显处于劣势，经过十天的不间断奔跑，雪橇狗们早已累得筋疲力尽，虽然数量上占优，但在“雪原刺客”的强大战斗力面前，很可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如果长时间鏖战下去，雪橇狗队势必凶多吉少。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自己作为指挥者，又没有与灰狼群对峙和战斗的经验，几乎没办法正确操纵雪橇狗队如何御敌。想到此处，在炯只觉得心乱如麻，甚至束手无策。

前方数股无形的杀意从白色雪幕中袭来，透过冰雾，在炯仿佛能看到一双双泛着惨人光芒的猩红狼眼。身体的不住战栗让他始终维持着收腹动作，时间一长，便感到腹部一阵痉挛，仿佛肠子和胃都扭作了一团。在炯紧紧地握住裤兜里的救生刀，却丝毫无法减轻内心的恐惧。雪橇狗原本忽高忽低很有节奏的吼叫逐渐转变为愈加高亢杂乱的吠声，这其实并非是它们意欲御敌应战的前奏，而只是面临眼前逐渐增加的重重危机和浓厚杀意，发泄心中恐惧的一种方式。因此，犬吠声中除了包含着几分张牙舞爪的怒意，更多的则是极度紧张不安的情绪。这种未战先怯、虚张声势的叫声传到在炯的耳朵里，更令他觉得异常刺耳。

心烦意乱之中，在炯突然觉得游戏已经结束了，既然自己一方不约而同地挂出白旗，那接下来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雪橇狗毕竟能奔善跑，从小都接受过团队奔跑训练，此刻趁灰狼队尚未发起攻势夺路而逃，或许能出其不意，逃出生天。想到此处，在炯便紧紧握住绑在腰间的绳索，缓缓向雪橇靠了过去。然而，没等他迈出几步，虎克却突然毫无征兆地连续发出三声急促的低吼。

“站住，虎克！”

在炯连忙稳住虎克，但为时已晚。在领头犬的命令下，雪橇狗们一边大声吠叫，一边风驰电掣般地窜了出去。在炯一下子被绊倒在地，在做出几个高难度“翻滚动作”之后，他只能无力地拖在雪橇车“虚察”的后面。在炯前方，“虚察”画着半圆形轨迹，向着右方突围而去。如果在炯猜得没错，狗队此刻绝对是在往回跑。狼群落在在炯的后面，朝着雪橇画出来的半圆轨迹的中心飞奔而来。狼群的咆哮声、粗重的喘息声、有力的脚步声仿佛从他的头顶一一跃过。“虚察”发出一阵悲鸣，



在乳白色冰雾里切出了一道长长的划痕。尽管还要背负在炯的重量，但“虚察”仍然没有失去加速度。此时的雪橇狗已经不能算是狗了，它们简直就是16发“长着毛的子弹”。正当此时，奔跑在前面的领队骤然毫无征兆地向左急转弯。在炯顿时看到一种长长的、凹凸不平的不明物体迎面而来。那是两块交替而立在雪地上的奇异岩石。“虚察”飘然从它们的旁边跑过，没有带走一丝念想，却将不幸带给了在炯。两块岩石正好挡在在炯滑行的路线上，无力改变方向的他此时就算想躲也躲不过去了。情急之下在炯双手抱头，将身体缩成一团，任由自己向岩石飞去。

猛烈的冲击感从在炯的侧腰处传来，他仿佛听到了自己的腿骨骨折的声音。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番碰撞之后，连接他和雪橇的绳子被卡在岩石缝隙里，而在炯则像一根门栓一样死死地挂在了两块岩石的一侧。狼群得意的咆哮声和狗群焦急的吠声顿时在岩石的对面响起。狗仔们早就乱作一团，它们蹿跳、挣扎、相撞的动静，通过拖绳传到在炯身上。绳子勒紧了他的腰部，进而压迫着胸腔，而他的肋骨早就疼得像是快要断掉了。在炯费力地提起精神，突然想起，自己身上似乎还带着一把多功能救生刀。万幸的是，救生刀如今还握在他手里，并没有因颠簸而抛飞出去，而且拿着刀的手臂也是完好无损。

在炯果断地切断了绳子，折磨身体的张力顿时消失，同时将他弹飞出去。受到反作用力的影响，在炯在地面上滚了几圈，便因胳膊不知道撞在了什么东西上而停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滚离那两块岩石太远，而且即便能多滚几圈，想必后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此时，在炯的一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而另一条腿从膝盖以下也有一种“咯噔咯噔”的骨头摩擦的声音，这显然是脱臼了。肋骨的疼痛时不时地传到大脑里，疼得他直抽凉气。耳边“猎人”压抑的咆哮声不曾间断过，伴随着的还有“虚察”摩擦地面所发出来的哀号声。在炯无奈地躺在地上，紧闭着双眼，祈求雪橇车能够引走这群可怕的“猎人”，好让自己保住小命。

似乎是虔诚的祈祷发挥了作用，在炯隐隐听到雪橇车渐渐远去的声音。不久之后，周围再次恢复了平静。在炯呆呆地望着自己呼出的哈气在空气中慢慢凝结成霜，再覆盖在自己的脸上。他终于还是活下来了吗？不，在他残破的身体里，又有新的敌人正在与他进行着殊死搏斗。在炯咬牙硬挺，但还是止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胸中仿佛有一对看不到的獠牙在撕扯着他的内脏，腿上的疼痛也如熊熊烈火般蔓延开来，直奔背脊而去。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挺到什么时候。笼罩天地的白色黑暗终